

五朝名臣言行錄

四

欽定四庫全書

PDG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六之一

丞相許國呂文靖公

公名夷簡字坦夫其先萊州人徙壽州進士及第補絳州推官通判通州知濱州擢提點兩浙刑獄入爲侍御史知雜事改起厝舍人同知通進銀臺知制誥兩川饑爲安撫使權知開封府仁宗即位拜叅知政事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出判陳州歲中復相封申國公出判許州徙天雄軍未幾復入相徙封許國

公兼樞密使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慶
曆三年請老以太尉致仕薨年六十五
配食 仁宗廟庭

歲大水濱州河溢寇忠愍公知大名府請擇
守臣 天子親諭宰相以公行至則究利
害固隄防分導水勢卒不爲民患濱人至

今思之

李宗諤
撰行狀

河北自五代末即筭田鑄公嘆曰王道本於
農此何名哉因表除之朝廷推其法它路
自是農器無征

行狀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
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
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許公時爲太常博
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
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
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
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亦
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
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已不
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旣而

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爲侍
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爲執政卒與沂公
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
爲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公
故於許公神道碑略叙一二

龍川志

祥符中營繕宮館材用所取東南騷動斬材
木者或碎首洞胷官嚴期會以希上意
死者以亡命捕繫妻子公抗疏條白卒緩
其役調夫挽送材木盛冬河涸暴露岸次
又請一切罷遣

行狀

嶺南獲賊意以爲蜀盜李順者獻闕下王欽
若在樞府即稱慶上以屬臺公劾之無
實乃守臣利其功鍛成之具以聞欽若愧
其前慶欲遂致其罪公執平無所變撓

上亦從之

行狀

歲旱蝗公表請飭躬修政略去賡吟小技敕

輔相以弭災變

行狀

寇忠愍公知永興軍府有姦民吏不能制寇
公摘其罪竄湖外過京師上變自訴且告
寇公有異謀公惡姦人得志傷信任之體

請加重刑益遠竄報可公不欲外聞以恩

自歸戒吏不泄語外卒無知者

狀行

時有習妖術者相傳能飛且攫人都下大駭
捕工術數者皆考訊傳致其罪公奏請取
捕吏使參考以防其枉 帝寤遂無冤者

狀行

祥符中崇奉天書設官置使典司其事儀衛
物采甚盛矣 真宗崩比將葬文靖公判
禮儀院建議納天書於方中而官司儀衛
皆罷天慶天祺先天降聖等節但存其名

而已允公處事皆類此

家塾記

入內押班雷允恭擅移永定陵皇堂而丁謂
莛之朝廷命公與魯肅簡公乘傳按視盡
得其迹及允恭等盜没方中金寶以萬計
狀聞乃用按行故地抵允恭罪而罷謂相

行狀

真廟升祔器服一倣宮中務極隆厚公因論
事奏曰 皇太后於 先帝喪祭之禮曲
盡尊奉此雖至誠至孝之道然未足以報
先帝惟遠茲邪獎忠直推心待下克已抑

謙愛惜民財拔擢時彥使邊鄙寧靜人物
富庶 皇帝德業日茂 太后壽樂無憂
此乃報 先帝之大節也 太后又命
真廟神主覆以銀罩及供設用鏤器公引
祀無豐昵清廟茅屋丹楹刻桶之戒手疏
以聞后亦從焉

行狀

太后初臨朝宣諭兩府深不欲行此禮候
皇帝長立別有處分公即日編入時政記
後每言事必引及之以感動后意又多稱
引前代母后臨政所以致禍之道以勸戒

焉

行狀

天聖郊燔卒事柄臣例進官至是有司援舊

以請公倡同列確讓不拜遂著爲定式

行狀

曹利用得罪遣內侍押班江德明圍其第公

與王沂公列奏利用雖有罪非至不軌乞

從寬宥遂止遠貶

行狀

玉清宮災

太后見大臣泣且曰

先帝尊

道奉天並建宮宇今忽焦灼何以稱遺意

哉公知后旨且復營建因推洪範以明災

異之所致請罷不復建因率同列讓去使

名止令內臣兼領遂不復葺

行狀

公以主上方富春秋宜導之典學擢孫奭等居講席以經義輔導後又增置崇政說書天章閣侍講之職以廣聞見

太后親祠大廟袞冕服章欲一用天子之制公帥禮官前請於是冕十旒衣用十章物數之間悉損於上

行狀

初章懿之誕上也章惠章獻皆以母稱而懿不得名及是章懿崩公聞之方奏事因曰竊聞昨夕有宮嬪亡后聞之不懌不待

公盡言曰宰相豈管宮中事遽引 帝起

頃之后獨出曰卿固欲間吾母子耶公曰

太后他日不欲保全劉氏乎后乃命公裁

之公請葬如禮司天探后意以陰陽拘忌

聞公執議益堅卒輟視朝發哭備宮仗葬

西原苑中春會太后以君臣宴豫不應罷

公固請乃已

行狀○又聞見錄云李宸妃薨章獻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文靖奏宜從

厚章獻遽引帝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公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

當預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公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

從厚章獻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文靖乃請治喪皇儀殿太后與 帝舉哀後苑百官奉靈輿由

西華門以出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謂入內都知
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後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
夷簡不曾說來章獻皆從之後章獻上仙燕王謂
仁宗言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
毀頤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
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殿殯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
帝親哭視之右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
銀沃之故不壞也帝嘆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
氏加厚○又龍川志云章獻既沒或疑章懿之喪
仁皇遣李用和發其葬視之容兒如生使者馳入奏
仁皇於章獻神御前焚香泣
告曰自今大嬖嬖平生分明矣

公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宜
退公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
而不愧於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
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而去

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爇輔知無不爲雖
禍之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爲之救禦

狀行

太后嘗欲進荆王爲皇太叔公力爭以爲不
可遂止又以荆王子養於宮中旣長而弗
出公因對言及以爲不可后曰無他欲令
與 皇帝同讀書耳公言 皇帝春秋方
盛自當親接儒臣日聞典訓今與童稚處
無益乞早令就邸他日又極言 后曰何
至如此公曰前代母后多利於幼稚試披
史籍即可見嫌疑之際不可不謹臣今只

在中書聽旨

后寤即日遣令出宮

狀行

大內災宮室略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
不發不得聞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
久之追班上御拱宸門樓有司贊謁百
官盡拜樓下公獨立不動上使人問其
意對曰宮廷有變群臣願一望天顏上
爲舉簾俯檻見之乃拜

狀行

明肅太后臨朝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絳賊
汚狼籍卿等聞否王沂公對曰亦頗聞之
太后曰旣聞而不劾何也沂公曰外方之

事須本路監司發擿不然臺諫有言中書
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傳聞不實即
所損又大也 太后曰速選有風力更事
任一人爲福建路轉運使二相稟旨而退
至中書沂公曰陳絳滑吏也非王耿不足
以擒之立命進熟呂許公俛首曰王耿亦
可惜也沂公不諭時耿爲侍御史遂以爲
轉運使耿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
于馬首去押進奉荔枝到京耿偶問其道
路山川風候而其校應對詳明動合意旨

耿遂密訪絳所爲校輒泣曰福州之人以爲終世不見天日也豈料端公賜問然某尤爲絳所苦者也遂條陳數十事皆不法之極耿大喜遂留校於行臺俾之幹事既置詔獄事皆不實而校遂首常納禁器于耿事聞太后大怒下耿吏獄具謫耿淮南副使皆如許公之料也

滬水燕談

契丹遣使借兵伐高麗明肅欲與之文靖公堅執不可后云適已微許其使矣不與恐生怨柰何公曰但以臣不肯拒之旣而